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6.008

# 诱惑之饵与迷惑之阱:《疯狂的亚洲富豪》的叙事策略研究

王羽青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新加坡华裔小说家关奇云的小说《疯狂的亚洲富豪》在2013年成为世界畅销书,自本部作品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也在2018年风靡北美。这部作品的叙事策略是其获得成功的重要一环:小说独具匠心的书名及复杂交错的矛盾吸引着不同群体的目光,构成诱惑之饵;作家在叙事过程中不断释放出的信息构成迷惑之阱,让读者沉浸在“发现”与“醒悟”的喜悦中流连忘返。

**关键词:**《疯狂的亚洲富豪》;关奇云;大卫·洛奇;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6-0056-07

新加坡华裔小说家关奇云(Kevin Kwan)在2018年被《时代》杂志评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作品《疯狂的亚洲富豪》(*Crazy Rich Asians*, 2013)出版后就成为当年国际畅销书,《纽约时报》《卫报》《华尔街日报》等20多家英语主流媒体对其赞赏有加。2018年这部小说又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并风靡北美,一时风光无二。这部作品以纽约大学华裔女教师瑞秋(Rachel Chu)与男友尼克(Nicholas Young)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以新加坡当代社会为背景,描绘了新加坡华裔族群的“名利场”。美丽知性的瑞秋是学有所成的大学教授,她遇到了来自新加坡的华裔青年尼克。两人恋爱两年后一起回新加坡参加尼克的表兄柯林(Colin Khoo)的婚礼并拜见男方家长。尼克的大家庭社会地位高、经济条件优渥,瑞秋对此一无所知。她在新加坡逗留期间遭遇到以尼克的母亲为代表的所谓上层社会人士的种种刁难与歧视,从而引发了激烈的家庭矛盾。此外,小说也以男方家庭中的多位成员为叙事对象,陆续加入了颇受关注的“婚外情”事件及代际矛盾等热点话题作

为对主线的补充。这部作品虽聚焦华裔族群,但涉及的却是21世纪人类需要关注的生存状况问题。杨金才教授曾指出:“21世纪外国文学致力于某种再想象,重新思考和建构时间、叙事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并在创作中不同程度地体现战争、灾难、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主题特征。”<sup>①</sup>《疯狂的亚洲富豪》正是体现了作家对文化冲突与交融问题的反思。然而,相对于小说在国外获得的褒奖而言,它在国内并未受到重视,可谓是华裔文学乃至亚裔文学研究的一大缺憾。本文观照戴维·洛奇(David Lodge)的小说叙事理论,通过细读文本与具体分析,揭示叙事策略在这部作品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这部作品的书名及叙事焦点是作家有意设置的诱惑之饵,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继而又以“欲擒故纵”的叙事手法设置了迷惑之阱,牢牢控制着读者的阅读欲望。可以说,诱惑之饵与迷惑之阱是这部作品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 一 诱惑之饵

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认为,文学批评

收稿日期:2020-04-13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度重大规划项目(17XNLG10)

作者简介:王羽青(1979—),男,河南周口人,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杨金才:《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新视野》,《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需要兼顾四个坐标,分别是世界、艺术家、作品与欣赏者<sup>①</sup>。如果仅从审美活动的两极来看,审美主体是欣赏者,审美客体是作品。但文艺作品并非天然存在的,而是与艺术家的创作不可分割的。因此,四个坐标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客观世界塑造艺术家并以某种形式被表现在文艺作品中;艺术家(包括作家)创作文艺作品,而欣赏者阅读或批评文艺作品。从这个角度说,艺术家或作家就是文学作品审美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福斯特(E. M. Forster)曾说:“小说家如果认为合适,有权记得一切、理解一切。”<sup>②</sup>福斯特这句话表明,文学作品情节与视角的选择、叙事进程、叙事策略都和作品相关的所有方面都与作家的统筹安排密不可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主宰着作品的生命。就审美过程而言,读者完成阅读后才能对文学作品做出价值及审美判断,但作家首先需要让读者对作品产生兴趣并开启阅读活动。由此可见,作家如何吸引读者关注作品是阅读过程的重要一环,作家的叙事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在成功的叙事作品中,作家的叙事策略贯穿作品始终。戴维·洛奇曾说:“小说是何时开始的?这个问题几乎跟下面这个问题一样难以回答,即人类胚胎是何时变成人的?小说的创作当然并不总是以写下或打出最初的几个词为开始。多数作家总要事先做些预备工作。”<sup>③</sup>洛奇所谓的预备工作,就是作家为即将创作的作品所做的谋划和设计。如果作家考虑缜密,不仅能在尚未动笔前就可以对作品内容及情节“胸有成竹”,而且也知道如何吸引读者关注作品。就《疯狂的亚洲富豪》而言,其书名与情节的选择是作家刻意撒下的“诱惑之饵”,引发读者对这部作品产生兴趣。因文学作品在未被阅读前无法与读者展开互动,而由直观感觉引发的第一印象又是欣赏者进一步了解作品的潜在动力,书名可以被视作激发读者阅读欲望的首要因素。文学作品没有主动性,它既不可能向读者介

绍自己,也不可能同读者打招呼,只能被动地等待读者主动“破冰”。作家可以选择让纯粹的偶然性决定读者与作品交流的机会,或者选择增大读者主动与作品“打招呼”的可能性,相比之下,后者更有利于作品的传播。这种情况下,书名的作用就被凸显出来。洛奇认为:“小说的书名是书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它是我们接触的第一部分——因此很能吸引和调整读者的注意力。”<sup>④</sup>这部小说的书名如同绮丽的色彩,会让读者过目不忘并对这部作品产生强烈的好奇,吸引读者开启阅读之旅。

《疯狂的亚洲富豪》以入住酒店引发的矛盾为开篇,富豪杨的家人入住豪华酒店凯尔瑟普(Calthorpe)受阻,他得知后随即给酒店拥有人打电话,将其“喊醒并给出非常慷慨的购买价格”<sup>⑤</sup>将酒店购入自己名下。杨的举动具体呈现了“亚洲富豪”有多富、有多疯狂。以此来看,《疯狂的亚洲富豪》这个书名是作家深思熟虑的结果。事实上,疯狂的(crazy)、富豪或富有的(rich)、亚洲(人)(Asians)这3个词语无论分开或组合起来,都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诱惑力。首先,“疯癫”或“疯狂”之类的表达本身就会引起无限遐想。“疯狂”即使未必指严格病理学意义上的精神疾病,也可指与正常情况背离的精神状态,包括人的神志不清或行为诡异。福柯说:“疯癫体验被各种意象所笼罩着:人类的原始堕落和上帝的意志,兽性及其各种变形,以及知识中的一切神奇秘密。”<sup>⑥</sup>在这个意义上,疯狂或疯癫意味着这种状态背后潜藏着不为人知的诱因,这些诱因会引发他人的好奇或关注,因为“好奇是人类最低级的本能之一”<sup>⑦</sup>。《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与《李尔王》中的李尔王都是典型的疯癫形象,他们疯癫的诱因却是值得读者深思的问题。因此,疯狂(的)一词能够对读者产生诱惑。在此基础上,“富豪”或“富有的”强化了诱惑的效果。因商品

①M. H.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郇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②E. M.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③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④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页。

⑤Kwan, Kevin. *Crazy Rich Asians*. London: Corvus, 2018, p. 8.(以下引自该著的不再另行标注。)

⑥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前言第4页。

⑦E. M.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经济会对社会造成直接冲击,经济状况成为衡量社会个体身份的重要标志。各类媒体推出的全球或某个国家的富豪排名无一例外地都会引发热议。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努力变得富有,让国民拥有更多财富。在这种背景下,围绕“富豪”或“富人”产生的话题层出不穷,因此“富豪”或“富有的”也具有极强的吸睛效果。如果将“疯狂的”与“富有的”相结合,必定会使看到这一搭配的读者充满好奇:为何将“疯狂的”与“富豪或富有的”并列使用?疯狂的富豪又会怎样?再说“亚洲人”一词。这个词语的选择与作家的亚裔身份有关,但无疑也是作家刻意为之的结果。对亚裔族群来说,亚洲与自己的身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生在亚洲、长在亚洲或仅仅具有亚裔血统,他们对有关“亚洲”的作品都会格外关注。对欧美人而言,“亚洲”在某种意义上几乎等同于“东方”,而东方则意味着神秘,“(19世纪时)美国人日趋渴望在古老的文明中寻求新的国家身份,他们对东方‘异域风情’的好奇不断增长”<sup>①</sup>。这种好奇甚至一度是北美剧场赚钱的最大噱头。尽管东西方文化交流不断深化,欧美人对东方亚洲的了解也有所增加,但其神秘特性依旧存在。此外,“富有的”与亚洲相结合,又会唤起西方人对马可波罗所描写的神秘而富有的东方的无尽遐想。这三个本身就具有强大吸引力的词语被安排成一组词时,必定能引发读者的浓厚兴趣。

《疯狂的亚洲富豪》对读者发出的诱惑不仅体现在作家对书名的选择,更体现在他对小说情节的聚焦。相对而言,小说书名的吸引力只是表面的、暂时的,故事情节的吸引力则是深刻的、持久的。洛奇曾说:“小说就是讲故事,讲故事无论使用什么手段——言语、电影、连环漫画——总是通过提出问题、延缓提供答案来吸引住观众(读者)的兴趣。”<sup>②</sup>既然小说讲的是故事,那么故事必然要有情节,且必须有“吸引住观众”的效果,这意味着,作家要考虑什么情节对读者具有普遍的吸引力。福斯特认为,“人类生活中有五大事实:

生、吃、睡、爱和死”<sup>③</sup>。小说家是借由它们“试图创造人物的”<sup>④</sup>。不论福斯特的论述是否存在争议,但他道出一个事实,即公众在某些层面上会有共同的关切点。正因如此,几百年前的文学作品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这些共同关切点恰恰是作家创作文学作品或选择作品情节的重要依据。《疯狂的亚洲富豪》中,关奇云依据叙事需要,因势利导将焦点对准当今社会广受关注的代际矛盾、感情纠葛、社会歧视链等议题,并将这些矛盾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吸引读者沉浸于小说的情节中。

首先,小说触及具有普遍意义的代际矛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会对所有生活于其中的个体产生影响,并以思想观念的形式打下深深的烙印。因此,不同代际的个体具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模式,表现为“新”“旧”两种观念,它们时常会发生碰撞摩擦。《疯狂的亚洲富豪》中新、旧观念的冲突表现为严重对立的代际矛盾。尼克的母亲坚持门当户对的观念,无法接受出身平凡的瑞秋,甚至雇佣调查公司暗中调查瑞秋的家庭背景。尼克的祖母看似喜欢瑞秋,但实际上也不接受这段恋情。尼克的思想与她们迥然不同,他不在乎瑞秋的家庭,更看重她的品质。祖母、母亲及尼克就是否接受瑞秋的问题上出现严重对垒,几乎是针锋相对。尼克的母亲认为,如果尼克与瑞秋结婚,他就会“自毁前程”。尼克是这个超级富豪家族瞩目的焦点,集各方的宠爱于一身,属于典型的“富二代”,他认为:“我爱她(瑞秋),我一定会和她结婚,我也不需要取得任何人的同意。”通常情况下,几代人因阅历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观念,这些不同观念可能会在家庭内部引发严重的代际冲突,因此代际问题也是所有家庭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换言之,尼克与长辈们的矛盾是普遍的代际问题,它最终如何解决牵动着读者的神经。其次,小说也触及引人关注的感情纠葛,甚至包含颇为吸引眼球的“婚外情”事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指出:“人的爱情是一种积极的力

①Lee, Esther Kim.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 Theat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8.

②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③E. M.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④E. M.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量,它可以冲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使人与人相结合。爱情可以帮人克服孤寂和与世隔绝感,但同时又能保持对自己的忠诚,保持自己的完整性和本来的面目。在爱情中出现了两个生命合二为一,却依然保持着两个独立个体的奇特现象。”<sup>①</sup>正因为爱情意义重大,所以它成为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及各种艺术形式永恒的母题。相对于恩爱,“婚外情”事件更具争议。《疯狂的亚洲富豪》巧妙地将其安排为小说叙事的其中一条副线,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再次,小说讨论了愈演愈烈的社会歧视链问题。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不同,不同家庭的社会或经济状况也同样会有差别。由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别引发的各种歧视形成若隐若现的歧视链,影响着社会个体间的关系。《疯狂的亚洲富豪》中,社会歧视链对人际关系的破坏显露无遗。主人公尼克的家人不仅歧视出身平平的瑞秋,也歧视社会地位不高或经济实力不强的其他个体。在社会歧视链的影响下,维系人类存在的“友爱”“互助”纽带遭受严重破坏,留下的只是在狂欢的幌子下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联系。因社会歧视链普遍存在,它会让读者在好奇“富人”生活的同时联系到自己所在的社会阶层及经历,从而引发读者的“共鸣”与关切。这些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会让读者关注情节的发展走向,因此可以时刻控制读者的阅读热情。可以说,作家选择的素材是当代社会生活中极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矛盾焦点,这些矛盾如同分布在一个空间不同角落的点,被密密麻麻的丝线连接起来,构成了无形的诱惑之网,读者一旦开始阅读,很快就会被故事情节吸引。在此基础上,作品利用多线并进的叙事方式,将错综复杂的矛盾相互交织,从多个层面控制着读者的好奇心。

## 二 迷惑之阱

文学作品犹如怡人的风景,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也即读者的览胜之旅。如果作家将故事情节平铺直叙,读者可以轻易预测到情节的发展,阅读的趣味就会大打折扣。洛奇曾指出:“如果我们

对情节中每一曲折变化都能预料得到,那我们就不会为故事所吸引。”<sup>②</sup>读者在某种程度上对阅读抱有矛盾的期待:一方面,他们尝试去预测情节的发展,期待自己准确预测;另一方面,他们又期待作品充满悬念,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阅读愉悦。作家则需要在这两者间小心翼翼地把握着平衡,避免陷入顾此失彼的尴尬。因此,一方面,作家要欲说还休地将部分线索透露给读者,激发读者的好奇心,让读者根据线索顺藤摸瓜,收获发现的喜悦;另一方面,作家也要利用读者乐于“发现”的天性,巧妙设计故事情节,尽量不让读者轻松预测到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而是和读者玩起欲擒故纵的游戏。《疯狂的亚洲富豪》以尼克与瑞秋的爱情为主线,以尼克的表姐阿斯特丽德(Astrid Leong)遭遇的“婚外情”及尼克的表兄柯林的婚礼为副线展开叙事。作家开启每段故事时总会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呈现给读者若干极为“可信”的细节,引导读者参与阅读并预判故事的走向。由于作家在给出细节前总会做好充分的铺垫,读者的预判在阅读的过程中也被陆续“证实”,他们坚信情节会朝着自己期待的方向发展。然而,作家给出的信息以及引领读者获得的发现是他有意布下的“陷阱”,它们引诱读者沉浸在阅读中,但故事的走向往往与他们的推测背道而驰。《疯狂的亚洲富豪》中多个故事都充满曲折且出人意料,其中最耐人玩味的曲折包括尼克的奶奶对瑞秋的态度、瑞秋的身世问题以及尼克的表姐阿斯特丽德遭遇的婚姻变故。

因尼克与瑞秋在经济条件及社会地位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瑞秋能否被尼克的家庭接受是小说主要的焦点。瑞秋被妈妈独自养大,仅是纽约大学一名普通的华人教授,经济条件一般。而尼克来自新加坡的名门望族,不仅社会地位高,而且异常富有。尽管尼克中意瑞秋,但很多人基于门第观念并不看好这段感情。根据作家描述,尼克是这个富豪家庭唯一的男性继承人,他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新加坡主流社会的注意。尽管尼克知道这段感情会遇到很大阻力,但他还是想得到家人

<sup>①</sup>Fromm, Erich. *The Art of Loving*.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6, pp. 20-21.

<sup>②</sup>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对他们爱情的肯定。尼克的祖母是一家之主,可谓一言九鼎,她的态度可以决定这段恋情的走向。尼克回到新加坡,首先去看望祖母,期望得到祖母的赞许。关奇云未让祖母直接评论二人的恋情,而是不断提供各种线索:祖母与瑞秋谈话时神态端详;她相信一个人的相貌可以决定未来命运,甚至要求看一看瑞秋的脸。而且,尼克也传达了祖母对瑞秋的邀请:“她(祖母)邀请我们下周住到她的别墅。”线索表明:祖母喜欢瑞秋,她接纳并支持这段恋情。作家也交代了作为旁观者的尼克对祖母态度的推测,认为:“她喜欢你并想更深入地了解你。”尼克的预测成为读者确信自己推测的重要依据。无疑,各种迹象都表明,这段恋情将会有圆满的结局。但如果故事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作品的吸引力必然会大打折扣。诚如福斯特所言:“那位小说家嘟嘟囔囔地往下讲,而观众们一旦猜到了接着会发生的事儿,他们要么就会睡过去,要么干脆杀了他。”<sup>①</sup>福斯特以幽默的言辞阐释了小说情节中曲折的重要性。这部小说如果离开情节的曲折变化,尼克与瑞秋的爱情就会落入俗套,演变为千百年来大家都熟知的灰姑娘与白马王子的故事,鲜有任何新意。这部小说的曲折,完全可以用“突转”形容。亚里士多德认为,突转是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sup>②</sup>尼克与瑞秋的爱情也在大家都看好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当尼克认为可以向祖母深入谈论二人的感情时,祖母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她喜欢瑞秋,但并不赞同二人结婚。她说:“我不允许你和她(结婚)。”“这个女孩的家庭不好。”尼克大失所望,因此与祖母决裂。作家通过扭转情节发展的方向,直接推翻了读者前期做出的预判。因祖母是家中最具权威的人,她的态度为原本被读者看好的这段爱情蒙上了一层阴影。小说中瑞秋是个知性、善良的女孩,读者必然对攸关她幸福的恋情格外关切。作家在叙事过程中布下的“陷阱”让读者做出错误预测,后来又有意使用“突转”策略增加了情节的张力与吸引力。

作家在瑞秋的身世问题上也采取了欲擒故纵

的策略。瑞秋言行得体、举止大方,她在会见尼克家人时答对从容,表明她受过良好的学校及家庭教育。作家通过尼克和瑞秋之口不断重复:瑞秋的爸爸过世很早,由妈妈独自带到美国,并被妈妈独自养大。鉴于尼克与瑞秋属于典型的“扁形人物”,他们正直、诚恳,在作品中充当了非常可靠的“证人”,读者会坚定地相信:瑞秋的爸爸早已离世,她的妈妈正直、善良、坚强,因而才能给瑞秋这么好的家庭教育。正是因为读者对这一切坚信不疑,才会期盼瑞秋和尼克的爱情会有圆满的结局。然而,尼克的妈妈一方面瞧不起出身平平的瑞秋,另一方面也顾虑重重,怕瑞秋带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与尼克在一起。因而,尼克的母亲在知道这段恋情时就暗中请人调查瑞秋的身世。当然,由于瑞秋的表现太过完美,尼克母亲的做法显然太过荒唐。尼克的母亲千里迢迢来到深圳,与调查者交流调查结果。调查者向尼克的母亲索要3万元人民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尼克的母亲说:“最多1万,要不然我马上就走。”作家在此处也添加了对调查人员的描写,它会引导读者做出预判。尼克的母亲第一眼看到调查方的线人时,得出的结论是:“他似乎来自乡下某个地方,第一次踏足这么豪华的酒店。他穿着条纹 Polo 衫和一条不合身的正装长裤,手拎一个银白色金属公文包……这个公文包像是一个小时前刚从火车站旁边的杂货店买到的,线人以为可以借此显得更加专业。”可以认为,线人为这次会面做了精心装扮,他似乎也明白个人形象的重要性。但他的举止及打扮刚好给读者及尼克的母亲相反的印象,因为“当一个个体出现在他人面前时,他的行动将会影响他人此刻的情境定义”<sup>③</sup>。判断的结果不言而喻:调查方的线人不靠谱,调查方不靠谱,给出的信息也不会靠谱。种种迹象及线索表明,即使调查方声称瑞秋的家庭有任何问题,肯定也是为谋取钱财而有意捏造相关材料。当读者对尼克妈妈的举止嗤之以鼻的时候,作家再次运用了“突转”策略:当她看到信息片段时,异常震惊:“如果你现在把资料带给我,我给你3万元现

①E. M.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②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③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5页。

金。”让人意想不到的,调查方通过各种途径,刨根问底,居然真的查到了与瑞秋家庭背景相关的负面信息。调查方提供的资料显示:瑞秋的妈妈是通缉犯,她的亲生父亲也正被关押在监狱。到此为止,读者已经无法对瑞秋的家庭背景做出判断,这个谜团牢牢控制住读者的阅读欲望。随着情节的发展,瑞秋和妈妈当面对质。结果,瑞秋的妈妈没有否定,而是说:“女儿,你需要听我解释。”这句话包含了海量的信息,读者很可能也为一震:瑞秋的家庭背景果真与调查方给出的信息一致,这段恋情基本可以宣告终结。尽管瑞秋的母亲以言语侧面证实了相关信息,但读者仍有理由对这则信息持有疑问:难道女方的家庭真有这么不堪?因作家一直未揭晓谜底,读者则迫切想要知道事实。洛奇认为:“只有推迟给出答案,才能造出悬念。”<sup>①</sup>随着瑞秋与母亲就身世问题进行交锋,母亲向女儿解释了前因后果,瑞秋的身世之谜才得以揭开:母亲虽然被通缉,但她却是整个事件的受害者。而瑞秋所谓的亲生父亲几乎与她没有任何关系,不会对她个人产生任何影响。至此,作家以其高明的叙事策略让故事充满悬念,诱惑读者乐此不疲地不断进行着解谜游戏。在这场解谜游戏中,读者必然时而自信笃定,时而焦虑不安。但毫无疑问,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获得了发现的愉悦,又体验了“突转”的惊喜。

尼克的表姐阿斯特丽德遭遇的“婚外情”事件是主要的叙事副线,它同样因作家的设计而跌宕起伏。人类感情是最被关注的话题,其中“婚外情”事件尤其能吸引眼球。关奇云在《疯狂的亚洲富豪》中处理这起“婚外情”事件时同样采取以“陷阱”控制读者的阅读热情而后揭晓谜底的策略。他首先以含糊的方式给出线索,尔后逐步增加与事件相关的更多细节,让读者坚信自己的预判。阿斯特丽德从生活常规中偶然“发现”丈夫迈克存在“婚外情”的嫌疑:某天晚上,她忽然看到丈夫手机里有一条信息“MISS YOU INSIDE ME”。后来她陆续发现丈夫涉嫌出轨的“证据”:

丈夫本该在中国大陆时却出现在香港,丈夫曾以给自己买礼物的名义买过昂贵的女性首饰,丈夫也曾被看到在香港带一个比自己儿子稍大一点的男孩。虽然作家没有直接证实迈克是否“出轨”,但各种线索为读者留下了巨大的空白,读者可以凭借想象构建出迈克“出轨”的整个事实,因为“(作家)对任何事件都加以真正详尽的描述是不可能的,因此所有的小说都包含着空白的和未曾提及的部分需要读者去加以弥补以便‘创作文本’”<sup>②</sup>。原因显而易见:“空白表明文本的各个部分和各个模式之间应该被连接起来,即使文本本身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表述。它们是文本看不见的结合点,因为它们将种种模式和文本视角相互区分开来,并同时激励读者进行想象。”<sup>③</sup>由于“证据确凿”,阿斯特丽德的推理及分析也与小说呈现的事实相符,读者基本可以认定男方的确有“婚外情”。因女方家世显赫,离婚对她和家庭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耻辱,她决定忍辱含垢和丈夫继续生活在一起,因此选择设法与丈夫进行面谈。随后,阿斯特丽德在朋友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查到了丈夫在香港的居住地,相关线索表明,迈克居住的场所有固定的女人现身。这起出轨事件的走向貌似已经渐趋明朗:因阿斯特丽德对婚姻不够关注,她的家人对男方不够尊重,因此迈克选择出轨。基于以上缘由,这起“婚外情”几乎确定无疑,因为迈克“出轨”的故事几乎和生活中类似事件如出一辙,“人们如何体验生活,他们也就会如何体验和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小说此一艺术”<sup>④</sup>。由于女方坚持面见丈夫,想要当面说清来龙去脉,因此两人如何面对彼此似乎将矛盾推向高潮,读者也对情节的发展充满期待。事实证明,作家又一次戏耍了读者,他前面以各种方式给出的线索仅是引导读者做出判断的诱饵,整个事件就是作家设计的“陷阱”。夫妻见面之时,迈克说:“手机信息、礼物以及所有事情,都是假的……我原以为你主动离开我要好过我和你离婚。我更愿意被你当作一个有私生子的骗子。”接着,迈克将其行为

①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②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

③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朱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④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亨利·詹姆斯文论选》,朱雯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背后的原因和盘托出,事情真相大白:他并未出轨,而是因他不堪忍受外界的压力及女方家人对他的态度而想要逃离这个家族。关奇云在最后关头使用“突转”策略,彻底推翻了读者做出的预测。作家的叙事策略不仅让读者收获由丰富想象带来的“发现”愉悦,而且会使阅读过程妙趣横生。

### 结语

《疯狂的亚洲富豪》将灰姑娘与白马王子的故事嫁接于当代社会,通过展现华裔族群生活的多个方面,聚焦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议题,探讨了当代人的生存状态问题。这部作品的叙事策略为亚裔文学在美国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范例,其叙事焦点可以被当作研究华裔族群生活的鲜活素

材。小说获得成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作家的叙事策略可以被看作是这部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作家首先以独特的书名吸引读者的注意,以聚焦的话题激起读者的阅读欲望。当读者开始阅读时,作家在叙事过程中不断抛出与情节密切相关的细节,有意使用“障眼法”误导读者做出预判,让读者落入设计好的阅读“陷阱”,尔后又以“突转”揭晓谜底。作家在作品中详细地呈现了如何将作品推向读者、吸引读者并让读者在阅读中获取更多的阅读愉悦的过程。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成功的华裔小说,而且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难得的叙事典范,它无论对亚裔文学创作,还是对其他族裔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Baits of Lure and Traps of Deception: A Study of Narrative Tactics in *Crazy Rich Asians*

WANG Yu-q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Chinese Singaporean novelist Kevin Kwan's novel *Crazy Rich Asians* became an international best seller in 2013 and a film adapted from it won great popularity in North America in 2018. The narrative tactics can be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its success. Its distinct name and complicated conflicts function as baits of lure which consistently draw attention from many groups to this novel;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writer serves as traps of deception where readers are buried in rejoice of discovery and realization.

**Key words:** *Crazy Rich Asians*; Kevin Kwan; David Lodge; narrative tactics

(责任校对 游星雅)